悅齋文鈔

宋　金華　唐仲友　撰

上張相公書

竊以宗社之計帷幄之謀制之在相公斷之在明主誠非小官晚學疎賤淺薄者所可議其萬一也雖然國之與家事均一體國安則從而安國危則從而危故敢忘其狂僭以犯嫠不恤緯之罪豈敢效相公憂國之心哉亦以謀身而已三思越職僭分之愆稿成復創者屢矣乃承相公在泮之日和顏忘勢俯詢芻蕘之言仲友雖至愚敢不效其區區伏自狂虜送死淮南亟取夷戮於今七月矣中國外攘之策彌無底止竊聞於士大夫之間大概三策而已越淮而戰一也沿淮而守二也夾江而戍三也三策不早定則爲謀不專爲謀不專則爲備不豫以犬羊陰狡之謀而以不豫備應之其爲患可勝言耶試以今日之勢妄論三策之得失夫越淮而戰最上策也何則天下之最可憤者孰大於君父弟兄之讎所可恥者孰大於宗廟陵寢之辱

所可哀矜而痛惜者又孰大於億萬蒼生汚腥羶而墜塗炭耶爲此三者忠臣義士泣血痛心幾四十年矣今不因狂虜之敗盟中原之思宋奮其武怒以爲恢復之計此時一失遺民向盡南北之勢遂定英雄得之反爲萬世子孫無窮之憂故曰越淮而戰最上策也雖然天下未有無其本而有其末無其事而有其功者使吾兵强而敗將智而勇羅落周密財力充裕中原有響應之誠狂虜有必敗之勢長驅而前一戰而定忠臣義士孰不願之今乃不然將不撫士不足恃也士經新敗未可用也長淮以南鞠爲邱墟而無藩籬之固也鬻爵度僧盡用弊法而無歲月之儲也向義之民懲陳蔡之禍有狐疑之心也新立之酋襲累世之業未見可取之形也設今欲爲進取之計必以重兵鎭臨淮下蔡以引北方雖未深入而有危道三焉夫二鎭者淮南之門戶也爲國譬如家今有據人之門戶而主不爭必有深謀存乎其間不然則必爭矣吾將分兵以屯則不足以禦虜之爭將悉兵以屯則後無精銳以爲之繼使虜兵四合而外援不至則守不

固以全師而不能固一城則事勢去矣此其危道一也二屯隔在淮北而長淮可涉之處甚多若虜以數萬人綴吾二屯而簡精鋭徑渡他所以擣吾之虛則二屯必退而自救一去城守腹背受敵彼先據吾便地主反爲客有必敗之勢設欲堅守以牽制其後則吾之江上備禦必寡而虜之姦計得以行矣此其危道二也虜若深知吾情以萬全相困盡空河南以誘我師堅守河北以待吾敝吾將緩而不進則無以慰中原之心進而無得則何以爲持久之計旬月之間情見勢屈馬肥兵合彼以十萬騎徐驅而來彼衆我寡彼逸我勞陳之平原步騎不敵元嘉之事商鑒不遠此其危道三也有危道三而欲進取衆人之所畏心安得不少加隱忍以爲一二年後圖之計乎越淮而戰既未可輕議故有沿淮而守之策雖然守淮亦不易也自安豐至於楚上下七百里當屯者五内爲五屯之後繼當屯者三大屯二萬小屯一萬略計用精甲十二萬人而輜重不與焉料今諸軍未及此數若兵少而强欲分之形勢寡弱離落不固一處失利望風引退

此楚之三軍所以爲縣布禽也又觀自古號爲重鎮者皆城池高深守禦備設糧儲充衍兵力强盛賊方遠來利在速鬬吾則因變制宜以長策持之可戰則戰可守則守戰不戰常在我而不在敵吾制其權而敵反從之故其强易弱也今自淮以南大鎮皆無城池可恃惟壽春僅有之而城守之備百無一有狂虜之來吾之諸軍度其不可固守則怯者退保而勇者僥倖於一戰捨吾所長墮彼之計彼所以易爲力吾所以難爲功也又况合肥以北水運不通近者鍾離壽春屯軍甚寡而旬月之間時告匱乏若鍾離壽春安豐皆宿重兵則饋運之夫不减數萬淮南歸業之民旣不可役江南本根之地又難重困未知何以繼之議者欲以運船入淮此又非長筴也自泗至濠自濠至壽至安豐相去皆二三百里深涉敵境泝流而上虜若以輕兵抄之糧食舟船悉以資寇可不慮乎比者陸運丁夫甫及渡江而道亡者十二三水運兵稍僅達淮陰亦或羣聚而捨去人情豈不願忠於國誠畏死亡而惡勞苦也議者曰吾與屯田矣糧不患之也吾招

降附矣兵不患寡也吾作堡塞矣守不患弱也此又不然與屯田而兵不足以護之費益糧也招降附而兵不足以援之遺賊禽也作堡塞而兵不足以援之爲寇守也祖逖嘗屯田譙北矣熟則寇至行之數年不得其利褚裒嘗納魯羣之降矣覆師代陂河朔二十餘萬口皆不能自拔南唐白甲軍屢敗周師卒無預於淮南之存亡抑又有甚不可者屯田應募之人大抵强壯者一而老弱居其六七以之農夫所食計之歲雖大穰僅能餬其口稍有凶旱固不足以自給況敢望其有餘以省饋運乎今種藝之時既已久矣北來之民且當坐食官不廩之則立見饑困欲常給之則望來歲之麥猶甚遠也曠日持久賑救不逮則新附之民羣聚爲剽與舊民勢不相安郡邑之吏恩信不足以懷威令不足以禁一夫異心禍不可測此其甚不可一也重鎮臂也堡塞猶指也臂之不存指將安附今吾兩淮重鎮既不可恃而欲恃堡塞以當虜人是猶廢其兩臂而欲責十指之用也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郭默李矩皆以奇才爲塢主而後無大援終

不能攖石勒之鋒則下於二子者又可恃乎况兩淮事體與舊不同去歲未及收成虜騎已入堡塞之民尚恃累年之儲稍可持久今一旦蕩盡矣秋高寇至餘糧栖畝而驅之入堡將何所得食與其聚爲餓殍孰若縱其避寇尚可以苟生乎此其甚不可二也二者旣不足恃而欲以單寡之師沿淮而守誠不易也故有夾江而成之策焉其說曰我師可守而不可以戰也淮南可以輕處而不可以重鎭也朐山可遷也泗壽可棄也吾晝長江而守之彼豈能輕舍戎馬以與我爭舟楫之利也吾舉淮南而空之彼豈能千里饋糧以與我爲持久之計也吾以東軍屯廣陵西軍屯歷陽以爲夾江之形勢小入則逆而擊之大至則避而守之蓄銳以待其敝徐行以躡其歸此誠因時量力之計然以理揆之則有不可者八焉自古迄今但有勞師費財以爭要害之地未有舉數千里盡棄之者淮南我之籓籬失淮南則長江之險與彼共之此淮南之不可輕棄一也國家財用與古不同京口建業與行在之兵所仰給者半出通泰去歲虜騎臨江曾未月

餘而一屯有乏財之慮若棄廣陵則二州不守是不戰而坐自斃矣此淮南之不可輕棄二也朐山自古爲重鎭在今日尤爲要害蓋昔都建康則海道乃牽制之師今都武林則海道爲腹心之疾朐山之存亡實關江南之利害去歲幸天賜我以開海上之功今若委而去之則山東之動息有不得而聞者豈不殆哉此淮南之不可輕棄三也淮南之地土皆膏腴虜若以重兵扼廣陵歷陽而以餘軍爲屯田之計因其農隙城而守之則吾之勢蹙矣此淮南之不可輕棄四也晁錯言中國之長技五匈奴之長技三今之黠虜兼而有之其不及江南者舟楫而已去歲采石之戰虜船乃倉猝所造例皆薄小操舟之人又非便習故我師擊之易於拉朽及其據廣陵也控引淸河緣衝用潁河棹手刻期將濟京口爲之震動雖勝敗未可知亦已危矣今若輕棄淮陰使復行前日之計則吾之長技將與彼共之矣此淮南之不可輕棄五也長淮之濱誠爲難守然其間山川之阨塞可以控制而要擊者非一也今將盡棄以縱敵是不斷大峴之說也是不

雖成皐之說也長江之上首尾隔絕可撓之處甚多彼投兵死地而我欲坐而制之亦不易矣此淮南之不可輕棄六也自虜敗盟荆襄巴蜀之師喋血以收故地尺攘寸取猶未有濟也一旦縱敵使以重兵臨江而以舊境要吾之成吾將拒之則不能無懼吾將許之則恐絕中原之望失將士之心疑懼交戰而間隙生矣此淮南之不可輕棄七也議者曰吾非棄淮南也特不以重兵遠去而覩事之可否耳是又不然廣陵歷陽皆非控扼之要地賊若水陸並進而我師汎舟於江有還顧之心其勢必不戰而退強寇在前而欲退師則瓜洲楊林是其成鑒如此則名爲夾江而戍其實已棄淮南矣此其不可者八也夫自三國分裂以及東晉南北五代之際江淮戰守之術未有不出於三策者今乃曰皆未可用是終無策而可乎不然也況古人之迹而昧當今之宜不若求古人之意而適當今之用兵之爲道誠多變矣其大要不過天時地利人和而已今之所謂天時雖不論可也所急者地利耳所賴者人和耳分屯淮陰盱眙以捍清河堰瓦梁

固清流以扼中道阻下蜀重山之險以守淮西此因地利之說也廣
招募以重督府而固根本明賞罰以悅人心而勵士氣嚴保伍以禁
姦民而助軍勢此致人和之說也地利有二有自然之地利有使然
之地利自然者非人不守使然者非天不因不可不加察也淮東最
爲今日要害而清河又當虜人舟船之衝淮陰盱眙是其控扼其地
多水非騎兵用衆之地曩者兇酋固嘗畏之惟廣陵以西滁陽以東
平原曠野利於用衆昨虜渡淮分兵東馳三日而入滁陽五日而戰
六合七日而至儀真乃繞出淮東軍後邵宏淵以衆寡不敵力戰而
不能抗非將士之過失地利故也滁河翕受淮東衆山之水五梁居
其下流堰而瀦之六合西北可使浸爲大澤沮洳泥淖騎無所騁環
滁皆山而清流關爲之喉襟其地險阻亦可爲控扼之處此淮東之
地利也淮西自合肥以北平原千里惟利騎戰而我師經楊林瓜洲
之衂喪馬甚多不可棄吾險阻與彼爭利惟山口以東至於青陽重
岡複嶺非用騎兵之地宜因而設險以爲拒守之計此淮西之地利

也今去防秋不雨月宜速遣材智强力之士與諳曉渠堰者往視瓦梁之利害而程其功用之多寡速發江南旁郡丁夫募淮南游手與大軍雜作既成則置屯其上以千人守之時其繕修而防其溢決仍遣軍將之明練與幹官之材敏者同往清流視其關隘而營築之併諸山之間道苟可以過師者皆相視焉可塹則塹可栅則栅或累石以隘其道或楂木以塞其徑不可塞者則置候望以守之仍以便地築壘以示持久四山憑高之處多置烽燧以伺察警急又遣官屬往合肥之軍與其主將親自按行自山口達於青陽凡可以爲關隘者稍加人力如清流之制則兩淮之形勢成矣形勢既成然後悉淮東之軍分屯於淮陰盱眙而以偏師屯於滁陽悉淮西之軍分屯於合肥居巢含山而以偏師屯於舒城壽春鍾離安豐留馬軍一二百騎列鋪以爲斥堠虜之未至使將士解甲休息牛酒日勞以養其銳氣又使募其民以爲鄉導相與弋獵馳騁出入乎山澤之間以習知其道里遠近曲折險易之處山澤高下扼塞要害之形無間新遠莫不

畢至虜若來寇則淮陰盱眙之軍臨朐句按此下脫佚數句無從校補而淮東之守固矣虜之小入則合肥之軍簡吾精銳逆擊以挫其前鋒居巢含山之軍分扼下閣柘皐青陽之險以虞其衝矣虜若大至則合肥之軍亦斂衆以就柘皐之屯據險而守勿與之輕戰舒城之屯不易其處以蔽廬江而淮西之備設矣虜欲進不可而急於與我鬬則其情易見然後乘間伺隙出奇合變利以誘之伏以待之吾既習其地利而彼輕蹈吾之計中可一戰而破也此說誠行有三利而戰勝不與焉兵屯便地水運流通人力不費軍食不乏一利也虜之間探必知吾情守備既修姦謀自沮二利也險塞既成居民有恃流冗來歸物力漸復三利也議者必曰淮陰盱眙未易守也劉錡以全師據之卒舍而退今之將士能否未可知而必其守可乎是不然錡非敗而退也虜出其後而歸以自救也今五梁既立清河既固無後憂矣淮東之不可棄其辨之已詳又何疑焉議者又曰五梁吳之涂塘也孫權作以淹北道用兵十萬人其功力必大今能爲之乎是又不然吳之役

在魏境而廣陵去棠邑不四舍故必重兵以護之而又併力以作築城以守用人不得不衆今吾乃作於內地必不若是之煩費可知也就令用工十萬其費幾何而能省兵數萬亦何憚而不爲思小費而忘大患非良策也議者又曰瓦梁之下良田何啻萬頃今堰一城漫爲陂塘所失大矣利未見而先覩其害人誰樂從是又不然虎豹之爲害也焚山不顧野人之菽粟也蛟蜃之爲害也竭澤不顧漁人之網罟也今將捍天下之大患而恤區區之田不已闇乎兩淮膏腴何啻千里皆爲荒榛誰能恤之又況此堰一成其旁高仰之田必爲沃壤民從而耕之是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也復何慮乎議者又曰南唐豈無瓦梁而周師乃自清流以趨六合方冬水涸豈能斷虜來之道乎是又不然吾作瓦梁非以斷道也既守清流又以爲重險也浸其平原要之隘路虜與我師競逐乎尋常丈尺之地而無所用其衆爭衡乎沮洳汙澤之中而無所騁其技彼雖至愚豈肯輕涉絓地以自入於天牢地陷之間哉議者又曰清流之險不足恃也皇甫暉以

數萬人守之太祖皇帝以二千兵取之如拾芥況欲以偏師守之乎是又不然天下無不可守之險劒閣長江亦嘗失利又可棄而不守乎太祖皇帝神武也且有天命皇甫暉庸將也以十倍之衆不能持久而倉猝於一戰是以取敗妄可以常理論哉虜知吾設重險以待之必不用大衆而以偏師來吾亦以偏師當之且得地利無患不勝矧吾步卒精强短兵便習以寡可當虜人之衆固不待兵之多也議者又曰淮東之地誠不可棄壽春合肥皆爲必爭之地又可棄乎是又不然地有常險兵無常勢以常理觀之寸地亦可惜以權宜論之力所未及不得已也淮東西地利不同吾之爲守不容不異竊又譬之壯夫之搏虎以力贏人之搏虎以智以力者攘臂而下車操戈而前鬭與之決一旦之命此力戰之勢也以智者設其陷阱張其機弩使之咆哮而前自蹈吾計此設險之勢也去歲我師甚可禦寇不幸將非其人不戰自敗既失所謂壯矣今士氣不振軍行單寡殆如羸病之人得不變而用智乎議者又曰若輕壽春則光黃無援虜將自

彼而入是又不然光與蘄黃相去皆數百里水運不通非用大師之地若分兵而來吾以九江之屯固守其前而以襄漢之師聲援其後勢必可解假使吾之重兵屯於壽春豈能禁虜之不向弋陽哉議者又曰古人皆疾戰以定天下守險抑爲下策不足用也此又不然新造之國與已成之業不同草昧之初英雄無定主生民無定志事成則帝不成則虜亟戰以決雌雄誠不容緩至根本既立人民既安較之一擲不若出於萬全今日之業雖未大成要以安國家定社稷爲主不可輕也又況戰守常相因戰所以爲守守所以爲戰初無定形要不失吾地利斯可矣議者又曰淮西重山之險不著於傳記前人未之守何足恃乎是又不然天下無常勢或分爲十二或合爲六七鼎峙而爲三中分而爲兩莫不各設險以固其國豈山川必若江淮而後可乎戰於平原粗得地利猶可勝敵孰謂連山之阻從而修之不足爲阻乎曩歲敗虜於彼蓋由我得地利而下闕爲之牽制王權之棄昭關由不守下闕而虜師入之遂出我師之背此又成敗已然

之效也議者又曰陸運之夫尚謂勞費築堰修險其何以堪是又不然事有輕重時有緩急人皆知之民情雖好逸而惡勞亦必好生而惡死孰肯以負擔版築之勤忘蹂踐囚奴之苦哉與其飛芻輓粟而徒費不若治堰設險而有用也議者又曰去歲虜退亡失已多又淮諸郡亦皆荒梗其勢未能再舉深入何必先爲煩費求而圖之亦未晚也是又不然彼若果有內釁未能大舉或知吾有人不敢輕動誠恐有之然解紛者不控拳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虜若有謀必攻江淮以求吾成則關中山東之師不戰而自退安可恃其不來乎使吾設險於此而虜不敢南下則吾已全勝此上兵伐謀之說也至而圖之將噬臍矣議者又曰審如此策能保我師之必勝乎是又不然仲友所論者地利耳抑又有人事焉若百將一心三軍同力雖百萬之師滔天之寇猶可敗也若將不恤士士不用命雖金城千雉天塹萬里猶難恃也故仲友敢獻人和之說竊觀自古江南之兵未有如今日之寡者蓋古者軍民一道故民富則兵

益多今日兵民異道故兵多則民必困加之息兵以來姦臣誤國諸處大帥任用匪人隱濫尺籍名存實亡朝廷平時眩於虛數恃以爲安一旦出師乃飛檄而請救今雖知之而未能覈也料今現兵以守兩淮猶恐未足而大江以南京口建業本根之地殊未有以鎭之萬一不捷何以爲繼又觀近日軍情驕而易怨稍不如意浮言胥動上下苟且幾有臂指不相運掉之處彼謂國家恃我爲命而他未有以制之其勢不得不爾若吾在內之軍足以當之則恩易以制而號令行矣雖然朝廷嘗令諸將募兵矣既所得不多其間復有冒濫今將如何而厭之耶仲友以爲今日招兵不當於沿江諸郡人情誰不惡死彼目擊兩淮諸軍戰鬬死傷暴露疾疫道路流離之禍雖有重賞不能使之爲兵彼之所畏有重於所欲故也惟山越之民剽悍輕疾類以私販自業嘗聚爲羣動輒數百豪民以氣力相高蓄養游手教習兵器頗成部曲若於閩浙江湖素號風俗强獷之地重立賞募能招集强壯堪充行陣及五十人者則命以軍功之官使長其人而食

其祿遞而加之至於千人各有等差其有願為屯田之兵者則一以當二倍加其祿州縣之官能募及其數者比類賞之如是則私販之黨與豪民之部曲與游手之民皆可號召而至不數月而十萬之衆集矣又於沿海諸郡山多材木水道流通之處多造戰艦令至千艘富人能以私財為官造舟者計其工費視募兵推賞然後以所得兵分二屯駐之江上以為淮軍聲勢戰艦水軍布列津要以備緩急各選宿將之寬厚得衆紀律整肅者為之長示之戰陣使知方圓曲直之形勒之金鼓使知坐作進退之法教之武藝使知騎射擊刺之便以身拊循教而勿誅以信率勵寬而勿縱使其稍稍習熟上下相安將知士心士識將意明之以號令示之以賞罰教之既成然後用之將何施而不可哉此廣招募之說也古語有之賞罰中則兵强人孰不愛其生令使之履鋒刃蹈矢石出入乎萬死一生之地者豈他術哉重賞誘乎前而嚴刑驅乎後耳其可使之不當乎雖然朝廷嘗竄王權劉汜矣又易成閔戚方矣又不吝厚賞以答戰勝之勲矣今將

如何而明之耶仲友以爲兵之刑賞不當專以成敗論要觀其用命與否耳甘誓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是也去歲諸將固有於尉子之戰馳入萬衆以救姚興身被重創者矣於楊林之退身履兵刃勵士力戰爲諸軍斷後者矣而賞未有當功也固有身提禁旅來援淮右首鼠觀望旬日不進者矣有安坐舊屯妄奏克捷刼執降人欺爲鹵獲者矣而罰有未當罪也又況六合之戰未見顯賞淮西之敗未見嚴誅則未厭人心之甚也儀眞之民皆能言六合之戰虜兵數萬而我師不滿三千乃折矢盡力戰不休繼雖引退而虜猶躊躇不敢徑進劉錡得以退師此戰與有力焉未見顯賞何以勵敢死去歲淮西衆力不少器械精新望風引退長淮失險偏師死鬬而勿救健馬盡棄而不顧楊林蹂踐由權先奔兩淮塗炭由權縱敵未即嚴誅何以謝天下今天子旣以大權全付相公罰罪賞功在此一舉勸懲旣行將士畏慕雖使之赴湯蹈火猶可也而況他乎此謹賞罰之說也荆揚之民天性輕剽易動難安邊境擧兵銳師悉出遠方傳聞

嘗多失實姦人乘之煽惑愚衆潢池弄兵不可不慮州郡之兵素無紀律驕惰成風去歲調發已出勉强涉冬而歸頗多死喪今秋復發其勢倍難畏死偷生亦何不至可潛消一變者莫若保伍而已雖然去歲朝廷嘗下保甲之令州郡行之擾民無益今將如何而嚴之耶仲友竊以爲天下之事講之貴乎熟悉行之貴乎果斷保甲重事也周之乘馬齊之內政唐之府兵不過乎是去歲乃因人言率意下令初無法制可以遵守郡邑人自爲政豈能不擾今若博詢衆人之言詳問四方之俗熟究其利害而悉爲之法制使郡邑有所遵守亦何患其擾哉行伍既成則不獨保鄉閭察姦盜而已可以漕運可以守禦可以據險塞而張疑兵可以治濠塹而修壁壘舉沿江諸郡分番而迭用之數萬人易得也其爲兵之助不亦大乎是嚴保伍之說也三說誠行先有三利而戰勝不與焉軍聲既振勇氣自倍黠虜聞之喪其精膽一利也獷悍之夫悉去爲兵善良安居內無竊發二利也內外相制威令易行保伍嚴密姦人必獲三利也議者又曰江南之

兵類皆脆弱不可持久不若廣招降附募其壯者以爲兵是又不然自古南北相持南兵常以寡當北兵之衆以一當十者史傳屢見之矣項羽以江東子弟八千轉戰中原李陵以荆楚步卒五千深入沙漠劉牢之以北府兵五千破斬梁成陳慶之以白袍六千乘勝入洛南兵之精强如此顧其將何如耳議者又曰今使富人納貲而與之官彼猶不願捐使之募兵其誰從之是又不然鬻爵之令不信於民久矣彼以無事之後必爲棄物是以不願今募兵則軍功也又不待參選而已食祿是朝貲而夕榮也且有功名之望其誰不欲捐私財之魁首姦惡之囊橐一旦應募則去盜賊而爲王官乎雖然必重其賞而不可以吝賞薄則人必不從若以百人而一官率之不過千官而得十萬衆矣今一提而受賞者數萬人冒濫甚多而不能吝也何獨於此而吝之議者又曰以今現軍而財力不給今欲遽增十餘萬衆則金穀器械貲備之費何以給之是又不然曩者舉兵之際數大將之屯其兵數殆倍於今彼時既能給之豈今而乃不能蓋開合斂散

之末善而耗散侵盜之尙多也今欲强國勢而立主威非兵曷濟乃欲以乏財廢之將坐待其斃乎議者又曰熙豐保甲之弊人皆知之今乃欲蹈其轍不亦難乎是又不然井田之制新室用而亂唐室用而治車戰之法馬隆用而勝房琯用而敗法之善否亦在人而已祖宗之時海內久安朝廷之兵不下百萬無故而與保甲人是以援今時方艱難兵勢寡弱人有自保之心因時而利導之不亦可乎但當熟議而謹守之不當因噎而廢食也議者又曰山澤之民旣多喜亂一旦結爲保伍使之私習戰鬬無乃導之爲亂乎是又不然天下之民善惡常相半惟善者無以自保則惡者得以肆行保伍旣立則善人安而惡人懼矣若重城郭而輕郊野使有以十制一之勢旌旗器械悉藏諸富民士大夫之家而細民不得而私有亦何遽至於召亂哉議者又曰今之民力已匱乏矣朝廷方將責其助君之須又使之爲保甲有旌旗器械金鼓之費不幾於重困乎此又不然保甲良法也非乘有事之際不可以與彼富人者類皆高貲而多怨尤惴惴有

寇攘之憂令吾之法將以備而安之彼亦何吝乎一時之費哉若擇其鄰里士大夫之賢者而統率之亦不患乎擾人矣由前之說而得地利由後之說而得人和因之以天時持之以歲月則設險之策可進而爲守淮守淮之策可進而爲攻取利則可爲恢復退不失爲固守之計矣雖然此特區區管見不足進於相公之前抑又有私憂過計者自古大臣分閫外之權任天下之重內必有同心之賢以濟其謀外必有實用之材以辦其事大臣之於君誠有魚水之親也誠有雲龍之會也然而握大權制重兵其情雖親其跡易疑至明澈於膚受之愬慈母惑於三至之言雖郭子儀之忠見害於元振則功或不究必有忠信哲艾之士謀謨足以動悟人主忠力足以折服姦佞以爲吾之內助則君不疑而謀以濟若李西平得陸宣公爲之主是也大臣之於事智謀誠足以察也器識誠足以任也然而運籌決勝者不親汗馬之勞發蹤指示者必有獲獸之犬苟違節度易於取敗雖諸葛亮之賢見誤於馬謖則事或不成必有戰勝攻取之將忠義足

以威三軍智勇足以應萬變以爲吾之外助則力不勞而事已辦若裴晉公得李光顏爲之戰是也相公忠孝貫日月德望冠本朝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歸心樂爲之用誠不患其無人然恐萬一之中有分毫不如人意以害爲山九仞之功豈可不深思而熟慮哉仲友愚無所識不勝忠憤激切之情輙貢狂悖惟相公少加擇焉天下幸甚

上四府書

竊謂士生有道之世不諱之朝而不能竭所聞見以裨益上之聰明者非忠臣也仲友不佞蒙被國家長養作成之恩二十九年矣再塵末科職在郡學叨竊升斗以仰事俯育報國之義藏諸在畎畝者實相倍蓰況當聖賢相逢共憂民患廣覽兼聽以建萬世之策倘於此時目有所睹耳有所聞不能發憤懣吐忠言以效涓埃之補仲友誠有罪故敢冒斧鉞之誅薦其狂瞽惟執事少加察焉倘萬分之一有益於國雖九死其無恨仲友竊惟今日朝廷之憂豈非專在於北虜乎北虜之所以可憂者豈非在於和守之難決乎此大計也制之在

明主賛之在執事非他人之所得言也將言守乎愳國力之不支與諸將之不足恃將言和乎慮虜情之多詐與後日之不可保必欲知國勢之虛實度諸將之能否察虜情之誠僞定後日之規模孰有詳且審於明主與執事者遠臣言焉將爲褻矣此仲友所不敢易而言之也仲友之所欲言者當今之職務無問和之與守皆當深知而熟察之者其患有四眩於虛數以兵爲足用惑於間言以敵爲無能財力屈而妄費官爵濫而輕與此皆已失之於前當察之於今者也國之所恃在兵而寡固不可以敵衆古之以少勝衆者非巧拙之甚相遠則一時之僥倖也學者徒見孟荀不取强兵之說遂以爲强兵非王者事殊不知三代之時兵民未分民衆則兵强矣孟子欲得民而荀卿欲附民是不務强兵之末而深得强兵之本者也今吾則異是矣不教之民既不可驅而强則所恃者素養之兵耳仲友頃在田野聞江上諸軍廩於公者無慮二十萬已而鄉閭有官於瀕江者言也軍類多虛籍私爲朝廷憂之未敢以爲信也及至金陵見王權之軍

始信言者之不妄當緩急之際地遠兵少守禦不充東西奔命顛頓道途鋒刃未接而戰士之力疲矣二年間四易軍帥交手相付前後一轍議者輕為進取計亦以眩於虛數故也散亡之後所存益少比聞水監之軍咸在而舟船不踰百甲士不過萬聽諸輿言五尺之童知其無舊之半聞諸計司名籍尚不減數萬若朝廷按以調發前欲其捍淮泗後欲其固江左是可不為寒心乎又聞之道路襄蜀江池京口暨陽之屯亦仍舊弊例非實數果如其言豈不深誤朝廷哉故曰眩於虛數以兵為足用一患也虜自南寇以至於今計其敗亡死喪之數當不減二十萬其勢力之弱於曩日雖不待於間諜之言孰不知之遽謂其無能可乘而取則未免於過聽也昔趙與秦三戰而趙再勝秦無所失而趙之地半入於秦強弱之勢異也譬之二人一壯而一怯其受病均其醫療均及其愈也壯者先而怯者後此無他所稟素厚則虧之難而復之易也以吾平日之土地人民與虜較之孰壯孰怯不必智者而後知也舉兵以來勝負略當是其受病同也

秦隴之師吾之上駟苻離之役吾之大舉確山之屯忠義之巨擘也二年之間數與虜角得未毫毛而喪踰邛山醫療之方又孰巧孰拙乎吾尚能悉力爲六月之師議者料虜不能爲患亦未之思也果其不來是夷狄之有謀而吾之大憂也何足深喜以言役輕僥之性宜其易動乃能隱忍以休息其民不輕爲報怨之舉又未見其眞弱之形此有識者之所甚懼也遽恃其不來將墮其術中矣故曰惑於閒言以敵爲無能二患也朝廷用兵以來事從儉約自乘輿之服御與中都之官吏裁減併省之令無時不有而仲友猶以爲妄費何哉夫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君子皆以爲非誠以得其小而遺其大也粵自虜死寇奔朝廷之經營備禦無所不用其至將帥使命絡繹旁午有募兵於山西者有築城於兩淮者有招降於山東者有結援於太行者或曰造器甲或曰興屯田或曰散旗榜朝廷皆捐金幣以與之大者數百萬緡其次數十萬下者不減數萬由今觀之得兵若干乎築城幾所乎降附有益乎豪傑響應乎器械

屯田旗榜之屬果如建議者所言乎前日苻離之舉與今兩淮之郡邑三軍之事力皆可覆按固不掩衆人之議而逃朝廷之鑒也但不知所捐金幣皆有餘而歸之公耶抑遂虛費而不反耶歸之公猶之可也若其虛費不亦尾閭之泄乎議者必曰趙用李牧以軍市租與之漢用陳平以四萬金給之皆不問其出入軍旅之事招納之計豈可吝其費乎爲是說者姦人之所藉口以盜國財者也李牧北制匈奴西抗强秦雖市租未嘗會計而所養士馬甚衆陳平離間亞父於期月之間用金雖多而成效亦速今吾捐金幣則多矣李牧陳平之計何其寂然而未見耶仲友之始至建康也聞計司僅有歲月之儲今聞其無旬月之積公私物力困弊至此議者尚欲妄以予人何哉故曰財力屈而妄費三患也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人主所以厲世磨鈍是以明王班爵不惟其人行賞必計其功孔明以區區之蜀交吳抗魏隱然爲强國者其於爵賞一毫不以妄與也故得鼓舞一方之豪傑而深得三軍之死力仲友觀今日之於諸將何其異於孔明乎

兵未交而身已貴師未出而爵已崇僅有小捷幾至於無官可賞摭近事以質之可縷數也去歲有以節度爲都統者及用爲馬帥遽加以太尉豈節度不可爲馬帥乎有以副使闍職爲統制者及用爲都統遽加之以團練使豈副使不可以管軍乎及以言罷官猶如舊再起爲步帥又命之正任是無橫草之勞而驟遷者二十餘級也有錄其前功由遥郡爲親察使者矣又以保奏爲承宣使有一戰之勞由遥郡爲觀察使者矣又以恩例爲承宣使此又何爲者耶子弟例應入奏錫予褒遷皆越常等降附之人莫考眞僞換授遷補尤多優異此又何爲者耶誠使有益於國雖有過於此者猶不當惜令命令一行徒使僥倖姦詐之流以爲得計而忠義勤勞之士搤腕而太息豈不爲國之害乎議者曰高祖之用韓信必以爲大將又爲之齋戒登壇李愬之獲李祐既以身任之又委以六院兵馬使吾將儁取豪傑可吝於爵賞哉此亦與妄人爲地以竊濫賞者也高祖之臣如信有幾元濟之將如祐有幾得一信遂定天下得一祐遂入蔡州今信祐

比肩而惴惴有敵國之憂何也苻離之役信祐何在去歲朝廷以檢校少保賞救朐山之功而受之者怏怏不平彼誠見無功而得太尉是以觖望使果爵不妄加孤棘之榮豈易得哉故曰官爵濫而輕與四患也夫眩虛數而以兵爲足用則失於不知已惑閒言而以敵爲無能則近於不知彼財力屈而妄費將無以給用官爵濫而輕與將無以使人既無以知彼知已又無以給用使人和可得而恃乎守可得而固乎若以朝廷之勢去是四患非甚高難行也內之兵嚴而增之可也外之敵畏而備之可也用財不吝費而必考其績出爵不苛貧而必當其功信能行此四者則知已而不輕知彼而不怠財用而事立賞行而人勸和則無後患矣守則可持久矣雖然仲友觀朝廷二年之間凡所設施不可謂不當矣人望所歸則用之論薦所及則用之請行者付之不疑來附者納之不拒所以圖謀恢復守備邊陲拯濟生民之道甚備然而四患未去者皆所用之人誤朝廷也兵籍多虛是將帥誤朝廷也虜情莫測是間諜誤朝廷也財之妄費與事

者誤朝廷也罰之輕與保薦者誤朝廷也抑嘗深維其故蓋亦有由來矣天下惟厚德君子能不輕於從人而乘隙抵巇者莫甚於功利之士爰自聖天子赫然奮怒厲復讎之志一二大臣同心濟謀以贊盛德蓋有迹成大功之心而行險僥倖之徒因得乘間以肆其說獻議則誕謾於咫尺之書進圖則欺罔於一幅之上奏功則曰前此未有言敗則曰兵家常事遂使將帥屢犯所短迄無寸效反有前之四患仲友之愚計以為塞欺蔽之原定興復之計惟在朝廷深謀遠慮匪亟其欲而已夫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虜之衰形雖見然犬羊之力未竭今吾欲以單弱之師旅空虛之府庫一舉而經營之所以事倍古人而功未半也嘗論勾踐之滅夫差燕昭之報齊怨皆君臣相與計謀積累十數年之功而收之一日非不詳且熟矣向使夫差信子胥之言知所戒懼湣王不以屢勝而虐用其民輕棄其隣國則會稽之怨未易報五國之師未易合為勾踐昭王者又當何如曰君子能為興復之計不能為興復之時計定而時至一發而成功計定

而時未至君子增修其德以俟之蓋不獨在其一身而亦有在後人者焉故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此言非迂闊也今和之與守皆隨時應敵之方非吾之實謀至計也吾之實謀至計要當君臣至誠日夜不忘宗社之讎先爲立國之計以建興復之基力行不倦以須可爲之時得時則起而收之臣子之至願也倘時之未至必使吾君臣之誠心明足以合於人幽足以通乎神上無負於祖宗下不愧於民庶在天之時終亦必至而已矣以主上之豁達果斷而春秋鼎盛執事之博大高明而登庸重任上下同心協力而爲之近期十年遠期二十年狂虜滅矣若欲速而危國勦民幸安而玩時愒日事雖不同失則均耳仲友至愚無識不勝忠憤激切之情惟執事察其忠而赦其愚仲友之幸也

悅齋文鈔卷三

宋金華唐仲友撰

官制總序

爲民設官其來尚矣立制定名則與時沿革伏羲始以龍瑞爲龍師而龍名炎黃少皥火雲鳳鳥亦皆以祥紀顓頊以降爲民師而命以民事惟鳥官之名粗見簡策其餘莫得詳矣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及周寖以倍蓰典謨禮經粗舉名數惟周禮五篇燦然可覩分職率屬大綱小紀各有條貫然五家之比下士一人通計鄉遂多於府史胥徒之數說者疑焉蓋官有不常職有兼治古經簡蠹難以文拘法制詳盡未有過於此書者也周衰諸侯去班爵之籍人用私意僭逼不常左氏所載諸國官名曾無常制晉卿具軍行楚邑僭公號況其小者乎嬴秦事不師古設爵級以勸武功厥後能侯置守盪滅典籍王制遂亡漢興不暇紛更大抵因陋貫苴請更官名見沮絳灌孝景頗有損益太初之後寖以奢廣建武中興始從約省之制班表范志載

之詳矣舉其大要丞相總百揆大尉主五兵又有御史大夫執憲以貳丞相九卿尚書凡目斯治自餘衆職咸有司存外則刺史守令各置僚屬若爲官擇人循名責實雖制殊隆古亦可期吏治民安自外戚擅權咸以將軍輔政東都懲創更以三司綜理庶務自歸臺閣消於叔世梁竇踵武無改前轍徒使宰相失職三公備員此則無治人而非法之過也三分鼎峙大抵仍漢之舊兩晉宋齊小有沿革無大更改時艱政濫尤多一時之制元魏興自朔野治以諸部大人其官名多雜夷禮遷洛之後甫慕中原臺省位號頗與江左殊異梁武定諸卿之位配合四時置戎秩省有餘號其他多緣齊舊陳氏褊小惟循舊物東魏高齊亦遵大和之制宇文遠倣周典復置六官制作皆出盧辨後復多有更改隋氏革周復倣漢魏然南北之際治少亂多制度考文非由上哲倣古未必爲是更制尤多權宜自創以下無譏可也唐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未幾已有員外置特置同員正檢校兼守判知之類寖非本制隨事置使廢置不常舉其定

制臺省寺監以揆事道州縣鎮以承流府衛帥統以治兵品爵勳階以辨貴賤善最以考覈而升降之雖異三代精密易行亦一時良法也中葉以後兵興盜起又有軍功之官遂不勝其紛亂蓋自太宗巳不能無廢其法況其後乎故憲臺之號徧於卒伍平章之名汙於戎行極於五代名實不復相副昔之職任更爲虛號議者厭之久矣國家務用安靜未暇更張元豐更制本唐六典之舊雖名實稍正而猶有均中外別流品不如舊貫之譏於是去功名增寄祿分左右稍有沿革政和復建公輔削僕射之名靖康俄復其舊中興以來雖不無損益大概元豐之故也然建官置吏擬之承平大較省矣溷者正相名以體大臣刱左右以一好惡亦時勢使然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以著實不可不正名存而實亡何益先王之建官也使官稱其事人稱其官繁簡因革特其名數擇任之意則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尹氏不平周官以曠宰相充位漢制具文魏晉兩朝弊於門閥元氏迫張彝之禍乃立資格車載斗量亦唐中葉之秕政也名固宜正責實

尤在所先襲秦因隋不改五代之舊漢唐國朝未嘗爲善治也故詳其沿革著於篇

兵制總序

凡有血氣皆有爭心爭端一萌非兵莫弭赤將羽林彪列乾度地中有水著在羲畫毒民畜衆其來尙矣炎帝而上載籍不可得聞黃帝氏弦弧剡矢重門擊柝攻守兼用邱井里法亦農戰兩修焉故雖兵師營衛靡常厥所而大災以定蚩尤以平後世所不能加也禹征有苗會羣后啟戰于甘乃召六卿侯國王畿之兵見其大略少康成田旅衆以復禹績井賦之法昭然於此禹貢甸服面五百里五等之封大不過同則以十制一之數也三代之典周禮僅存出賦制軍教戰牧馬頗可考見大抵鄉遂立軍邱乘出賦而又太宰有宮正之版司馬總虎賁之士司寇屬四夷之隸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田與追胥竭作自成人以上無不執干戈以衞社稷者九州之廣大約其數爲兵幾七百萬羨卒不與焉不耕而食於公者不什之一春蒐夏苗秋

獮冬狩無不教之民國馬足以供軍公馬足以稱賦無不蕃之牧所以居重馭輕兼制夷夏法制備矣周道中衰宣王復古內修外攘歌於小雅四驪十乘其車三千具見先王之制然不藉料民版圖卒乘寖以耗缺東遷以降諸侯力爭各變古制以謀富強齊作內政晉作州兵魯作邱甲鄭作邱賦楚有乘廣吳教車戰兵革不息田萊卒荒更相吞滅至於七國商君始開阡陌募三晉之人力耕於內使秦人尚首功征伐於外遂強諸侯齊之技擊魏之武卒趙之胡服騎射莫能當也自此耕戰始分饋餉日滋矣始皇既并天下快心胡越謫戍之法遂召一呼之難驪山赦徒僅救周章之禍而蠭起之寇遂不可支蓋民承六國之餘習於兵甲雖毆市人而戰猶非後世素練之卒所能比烈也漢興總帥豪傑又兼巴渝燕貉之助天下既定制度大抵襲秦京師置南北軍郡國有材官騎士此其常制也而募罪人七科謫長家子弛刑徒孤兒樓船之屬名制不一當時邊郡士卒猶起田間從軍養於公者蓋寡然已病轉輸而募民屯田之策起矣東都

大率循舊三國分裂生民殄瘁魏收黃巾之衆吳出三越之民蜀資南中之產晉平吳蜀收其吏卒大概二戶而贍一兵太康以後諸王各擁强兵因致篡奪又廢州郡武吏以召寇攘然鄴下義衆榜門歸耕則一時調發非皆仰給於公者也江左草創大抵籍兵於民而權歸征鎮荆楚擅强計其吏兵倍蓰他州失輕重之權屢致窺窬之禍其法制無足言者元魏起戎狄控弦百萬盡有中夏自遷都河洛六鎮舊兵勢漸榮進遂以召亂高齊將卒皆出六鎮之餘宇文據有關中始剏府兵之法隋氏稍增其制蓋以强宿衞重京師而邊鎮亦各有兵遼左之役九十六總管兵百餘萬知其不獨府兵之出也唐起汾晉助突厥先得關中兵强天下遂置折衝府雖暫有廢興而法備貞觀大凡爲府三百六十餘而在關中者二百六十三等道率爲兵六十萬以備宿衞征行而邊兵戍守不與焉又以河北人多壯勇不置府兵京師復有禁軍與宿衞對峙是時威加四夷邊兵尙寡高宗以後府衞寖鈌倉猝征行或一切募兵充數至明皇時衞士不充張

說請募彍騎總其數不過十二萬不居府衛三之一而外事邊功諸鎮之兵增至四十九萬戎馬八萬餘匹天寶中禁衛皆市井之徒而祿山兼三道擁兵十八萬馬二萬六千餘匹又採訪河北外總諸蕃尾大不掉以召禍亂雖西北諸鎮悉兵赴難猶不能當至外假回紇南蠻之援安史既滅山東之地遂爲降將割據田承嗣使壯者習戰老弱耕稼魏兵遂強乃知太宗不置府兵之意深矣自是跋扈相延征伐不息諸鎮各務強兵仰給度支者日衆而神策二軍悉歸中尉天子幾無一兵之權閒有太原節度牧昭義教步兵劔南置雄邊子弟皆人自爲制取強一時議臣策士欲復府衛終莫能也由是宦寺藩鎮權勢相軋以至於亡蓋自元和中李吉甫爲會稽錄率三戶養一兵生民之困已甚况其後益陵遲乎五代分裂惟兵是急大率皆出權制劉守光首行黥涅而良民恥於爲兵壯仲威倚兵爲市而贍養之費遂倍周世宗斬先奔將佐紀律稍張矣太祖承百王之弊始禁侵掠嚴階級簡閱招募制益嚴密舉天下兵不過十五萬而天威

無敵太原既平太宗始事西北淳化以後諸將屢衂素練之兵所存無幾乃調西北民丁以益兵數遂倍前眞宗戎車再駕遂盟澶淵然招募益廣至數十萬及元昊外叛契丹要盟邊兵日增遂逾百萬之數又有義勇弓箭手之屬以助軍勢熙寧以降頗事開拓禁旅之外又籍民兵雖保甲保馬繼有廢置而峒丁刀弩手之屬益廣矣國初兵在州郡元豐始置將總之而州郡頗患缺備調發不以時集又京師禁旅漸以併營爲功復多出戍前日營屯廢爲游觀之地承平日久將卒驕惰遂無藩籬之固太上中興東南舊弱爲強化叛爲忠十餘年間天聲遂振和議既成悉收三帥之精銳以强輦轂分屯之軍皆隸禁旅臂指屈伸靡不如志可謂一時之善制矣然艱難之際事多權宜餼廩倍增後雖息兵因不能改天下經費兵居其九干戈戢散而府廩尚虛弓箭手峒丁之法寖亦廢缺無善後持久之計議者病之屯田保伍屢有建置而未睹成績大抵將帥務增軍計臣慮廣費凋瘵急撫摩邊陲關備禦求其兩得未見長規昔趙燕以

弱報強皆拊循其民終得死力今江淮楚蜀之民不爲不衆而尺籍伍符未當春秋霸國之數有司尙有乏帑之慮時異事殊一至於此故歷考古今之變著於篇以備執事者參酌焉

田制總序

神農氏爲耒耜以教天下黃帝立井田之法因以制兵陶唐以前簡策罕存法制不可得而詳矣舜命后稷播百穀禹定九州則三壤賦中邦弼成五服甸服之賦百里爲差啟戰甘野乃召六卿田賦軍法大略可見商因於夏更立助法貢之用否莫得而考周自封邰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公劉居豳徹田爲糧古公至岐下迺疆迺理文王仁政耕者九一然猶諸侯之制商家之法周公致太平經制大備法兼夏商不可易矣中更厲王紀綱文章大壞宣王命召伯韓侯疆理畝籍至於蠻貊方叔南征其車三千周道燦然復興而不藉料民寖以違古幽王荒廢不能修成王之業以奏禹功詩人悲傷思古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所爲刺也平王東遷王政不行諸侯力征變成法以

濟其私齊作內政以趨功利魯號秉禮之國亦稅畝作邱甲用田賦子產相鄭復修廬井國人始欲殺之後更頌其德法壞難復如此其後又作邱賦蠆尾見譏爰田州兵晉法非古楚蔿掩為賦亦一時之興廢也戰國並爭經界愈慢典籍亦亡孟軻為齊梁王言王政皆謂迂濶獨滕文公問井地軻言大略卒以國小而逼不克自振秦用商鞅開阡陌以招三晉之民遂傾六國併天下先王法制無復存者漢興蒐求遺典祇得周禮五篇名儒宿學尚未之見或加詆訾故董仲舒輩皆謂井田難猝行欲限民田以漸致之哀帝用師丹之請公卿議定卒以權貴不便寢王莽妄意古制令天下皆為王田民用愁怨雖勉强復故世已大亂世祖止行檢覈迄東都不復更張三國六朝兵亂相尋因循苟簡而已元魏都洛甸服蕭條廬井流亡田賦淹滯始因李安世之議均給天下民田時勢人情適當可變非其智能優於往昔也齊周迄隋大因小革唐朝損益口分世業制度初立時久戶滋官吏偷惰版籍寖以紛亂天寶以降經常之法蕩然不存矣五

代日不暇給周世宗讀均田圖慨然懷古享國日淺大志不遂國朝歷載三百十聖相承俱存不擾遠恢禹績以復周典我則未暇又諸儒考論周禮疑信大半人學家師古制益以曖昧蓋周公制法思兼三王鄉遂都鄙爲制不同古文質略舉凡互見當時官有典常更相發明今惟一經又缺冬官一篇漢儒訓釋矛盾橫生康成一家自相牴牾者不可勝述今舉古法爲綱領二篇維以兼析著後世法制之變以便觀覽自漢以來復有屯田以贍軍國雖法異井牧亦庶幾農戰並修之意故併列於後

井田綱領上

井田之制周禮略存其大經鄉遂都鄙爲法殊途諸侯之大小不同而內外輕重詳略之法與王畿相似漢儒不加剖析周公之制遂以不彰今別而言之井田之綱舉矣王畿方千里而各五百里百里爲郊二百里爲甸三百里爲稍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六鄉地居四同在郊六遂如鄉在甸郊之餘地以爲場圃宅田賈田士田官田牛

田賞田牧田旬之餘地以爲公邑稍縣都以爲采地鄉遂王所自治公邑之外是爲都鄙先王制法重内輕外歸之大同不憚小異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然則鄉之授地均以百畝其出兵均以一人其無公田不用邱乘取兵之法明矣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六鄉之田用夏貢法孟子所謂什一使自賦也遂人治野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居民出賦大概同於六鄉所小異者授地有田萊之差而任民均於下劑則家二人而已六鄉地狹人衆故因其地而等其人六遂地廣人稀故輕其役而均其地使地皆足以養人人皆足以給使則不同之同也鄉遂乘法成於族酇兵車一乘馬四匹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革車一乘牛十二

頭卒二十五人鄉遂各七萬五千人攻守自副爲兵車革車合三千乘故采芑言方叔率止其車三千此鄉遂之兵制也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夫九夫爲井則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中田有廬八家各二畝半餘八十畝共治之則私田百而公田十孟子所謂九一而助其實皆什一也四丘爲甸六十四井而乘馬之法所謂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者也一甸之富百人攻守車各一乘司馬法不備言者欲明兵車之制故止以牛見守車也司馬法又言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若與丘乘踳駮者地兼溝洫屋兼三夫車舉守車而以士十人互見攻車也一甸所出卒長御右兩司馬與守車之伍長合十人則有攻車可知攻守之車皆革鞔而攻車建五兵故於丘甸言兵

車於成成言革車古文簡質互相發明類如此設或甸無革車不應言牛成無兵車則士十人將安用哉大司徒造都鄙不易一易再易之地略與遂人上地中地下地相做而都鄙無一廛者廬在中田則有室而已不易百畝而上地萊五十畝若不同者周之制地征其實九等而互以三等見之家百畝者田上上萊五十畝者田上下二百畝者田中中三百畝者田下下自百畝至三百畝每二十五畝爲差九等通率相補皆再易之地也都鄙授田與六遂同出兵不當六遂五之一先王强幹弱枝意在此鄉遂出兵雖五倍邱乘而牛人掌共兵車之牛校人軍事物馬而頒之馬質戎馬有物賈受於有司者書焉車僕凡師共革車司兵授兵從司馬之法而頒之司常大閱贊司馬頒旗物則知鄉遂之馬牛車甲兵器旗物皆頒於公非若邱乘之具於民此先王所以爲至公至均者也故夏曰貢商曰助周曰徹徹者通貢助而用之夏啟甘野之戰乃召六卿則鄉治鄉軍自禹法如此非周公創意鄉遂用貢具六軍都鄙用助通王畿出賦萬乘周禮井

田之大經不其昭昭乎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所謂成國半天子之軍而宣公稅畝成公作丘甲則魯郊遂之外用助與丘乘與周同孟子告滕文公請野九一國中什一亦欲復周家之徹耳言井田者通乎鄉遂都鄙貢助軍賦之異制則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井田綱領下

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井方一里積而計之法備一同同方百里爲提封萬井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分去一以定墾田辨其五物九等十二土壤之名物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是謂度地六鄉自五家爲比積至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六遂自隣至遂如鄉之數都鄙自八家之井積至千有二十四井爲都凡民皆五畝之宅其半在邑曰室其半在田曰廬析因夷隩順四時以出入是謂居民鄉以上地中地下地辨可任之民遂以田里安氓授地有田萊多寡之等都鄙制以室數而授地如遂載師任土之法宅田

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皆在農夫授田之外農之餘夫亦以口授田如此士工商家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民年二十授田六十歸田是謂授田遂人治野夫間有遂遂積至萬夫有川凡五匠人爲溝洫田首之遂積至同間之澮凡四又有稻人掌稼下地預防遂列溝澮之制尤詳是謂溝洫鄉遂用貢稅夫無公田取以司稼之斂法都鄙用助制公田不稅夫於所食四之一征其十一諸侯之地公食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之一載師自二十而一至二十而五大抵在授田之外是謂稅斂六鄉家以一夫爲兵四閭爲族卒乘具焉六遂亦如之都鄙用邱乘之法六十四井而卒乘具千里通率萬乘六軍近取於鄉而遂貳焉諸侯倣王國之制大國三軍取具於遂而通率千乘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咸倣焉是謂兵賦鄉以兆制征家可任者三等遂以下劑致氓則均之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豐年均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凶札則無力政是謂

力役丘乘之馬牛車甲備於民鄉遂之馬牛車甲出於官牛田牧田皆在遂郊郷遂爲戎馬六千而牛三之國馬足以供軍公馬足以稱賦故惟鄉遂爲有牧田是謂畜牧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植於疆埸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女治絲枲臣妾聚斂疏材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以介眉壽以食農夫魚鱉不勝食材木不勝用養生送死給足焉是謂蓄積王親耕后親蠶以勸農桑自甸師至宗伯猶農者九而王繼以大狩耕穫亦如之教稼穡掌土化由司徒下逮草人設官非一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植木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其巡狩諸侯則以地之荒闢行慶責焉是謂訓農爲之郊望方社雩禜烝嘗以逆祥除災下至貓虎防庸使之必報一遇水旱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同民樂嘗麥社稼祓卜來歲終則有始以似以續是謂祈報民力有餘更予之田如餘夫謂之彊予田不耕者使出三夫之粟謂之屋粟里布夫布夫家之征以懲無

業無牲無盛無槨不帛不衰以恥不勉是謂賞罰歲不常豐故有遺人掌委積以待施惠旅師聚鋤粟屋粟閒粟而用之力不常足故有興鋤利甿轉移執事新甿之至使無征役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謂補助中春教振旅以蒐中夏教茇舍以苗中秋教治兵以獮中冬教大閱以狩皆於農隙因人之欲竭作以習武事教之坐作進退趨走擊刺之節流示之禽以觀其不犯命私豵獻豜以明其守分頒獲隆諸長以遂其弟順其在諸侯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是謂治兵比以相保閭以相受族黨以相葬相救州鄉以相賙相賓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道路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是謂厚俗里有序鄉有庠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使民以暇日修其德行道藝自閭以上月書時考歲終進退司諫司救巡問觀察以强其進而救其過又使諸侯立學以教訓其民是謂育材三年大比則興其賢能賓以鄉飲獻書於王遂以興甿如鄉之制諸侯歲貢其秀與王以射擇其能否出長入治

於是乎取之是謂與賢凡先王之所以富庶斯民而加之教至於王德流洽禮樂明備皆由井田出故總其大要如此戚氏雄曰此愷齋帝王經世之學條目燦然一覽可識其大自井田廢後從未見有如此說之明且盡者

田廬說

先王居民因天時之宜取人事之便順陰陽以出入故五畝之宅半在邑半在田雖鄉遂井牧之不同而此制則一但古文質略互見於鄉言國宅無征以見田廬於遂言須田里夫一廛以見與鄉同制於造都鄙言室數以見邑居有以知其無異制也農事方作而陽氣未盛故厥民析陽氣已盛而農事急故厥民因農事猶急而陰氣未盛故厥民夷農事畢而陰氣盛故厥民隩天無忒時人無廢事野無惰民民無災疾栽成輔相之宜未有先於此者也

保伍說

古之爲保伍將以安民後之爲保伍將以厲民書曰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言上下共由此

道以相容也故自五家爲比至於萬二千五百家之鄉使之更相親愛同其憂樂然後軍旅田役貢賦追胥從而出焉其本在大司徒而小司徒其末也後世授田法廢民失其養凡大司徒所謂相保相愛相葬相救相賙相賓者皆無有矣獨軍旅力役貢賦追胥之事與有罪奇衺則相及者獨存耳故民不獨疾視其上而保伍之害更相傾軋爭鬭之獄日煩爲上者不自反其法之不善又從而刑之是罔民也其失先王之意遠矣

授田異同說

古之分田大約上中下三等禹貢所謂三壤是也於三等之中又各析爲三等加九等大司徒所謂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是也九等授田自百畝始等加二十五畝至三百畝而五等正等正當二百畝是爲中數餘八等更相補故以一易之地二百畝爲通率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而遂人上地有萊五十畝非不同也司徒主以易不易言之故舉上上中中下

下三等此不易一易之正也遂人主以上中下言之故舉上下中中下下三等舉其一可以見其二也古人文約義詳故於三等之中互見九等之法如此

力政異同說

先王之制力役內自六鄉外至都鄙其輕重多寡蚤晚皆不同而歸於大均說者惑之而自爲異說第未之深考云耳鄉大夫言國中鄉也言野遂也因鄉而及遂見鄉輕而遂重也小司徒以上地中地下地任民鄉法也遂人以下劑致甿遂法也合而觀之見鄉重而遂輕也都鄙用井田五百七十六家而出兵百人則較鄉遂五倍其數若重矣然鄉遂賦出於公都鄙賦出於民則實均耳先王之微意強幹而弱枝重內而輕外鄉兵欲衆而強故以中地爲率正卒二而羨卒三遂則以下劑致甿正卒羨卒各一按鄉兵欲衆而强下帝王經世圖譜作遂欲足以爲鄉三之二都鄙則助鄉遂而已休遂之羨卒藏於鄉之一云云疑有訛脫今從唐氏經解錄本三都鄙之兵不當六遂五之一鄉晚役而蚤休遂蚤役而晚休則鄉兵實強遂兵弱於鄉矣至

於以豐年中年無年爲役之多寡有無以龍見日至爲力役之始終貴賢能服公事老疾之皆舍則無間乎鄉遂都鄙同乎一而已當異而異當同而同終歸於大均此類族辨物所以爲同人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所以爲謙容民畜衆所以爲師也王制不從政之說漢儒約三代之制而參取之又古文殘缺不得其眞故有與周官牴牾者姑存之以見異同

周知民數說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坎之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天下若是其廣人民若是其衆少壯死生出入往來日異而月不同何啻於水之習坎險阻而難知而先王必有以周知之蓋不獨周知其地而又周知其人不獨知其人而畜財器械亦不得而隱至公至均之法由此可得而施果何道以知之皆得乎乾坤與坎之時義而已王至尊也耕耨穫獮狩之必親百官皆振其職自日成至歲會無敢惰乾

之至健也歲月日時無易自鄉遂達於四夷秩然有序六官之屬各居其職坤之至順也故若甚難而未嘗不易若甚繁而未嘗不簡彼雖若甚險阻而吾有以知之由日至歲由王而至於場廩百工無一日之怠所謂常德行以習教事也不如是而欲知民數則宣王之料民是已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所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也料民而適以示少惡事則易者難簡者繁矣不耤千畝一不習於常以失乾之健其弊至此周公之法可輕議乎

太宰九職九賦九式九貢斂財制用說

先王之理財生之有道取之有義節之有禮其事總之大宰故先之九職任萬民所以生財也次以九賦斂財賄所以取財也又次以九式均節財用所以節財也三者備矣然後以九貢致邦國之用蓋王畿之內經用取具焉而後致九貢以爲之助而已先儒謂萬民有九職之貢又有九賦以口率出泉非也先王之取民不過什一既貢又賦不幾二乎況古之爲賦各供其有泉非民所有者惟市與閒民則

輸之豈以口率若後世之法哉蓋先儒見大府既言九賦又言萬民諸侯之貢遂以九職九賦九貢裂而爲三九職既貢其物不得不以九賦爲出泉又見司會言致邦國之財用令田野之財用令民職之財用亦析以爲三益信其說蓋曾未深考之耳大府言九賦以頒財言之言萬民之貢以充府庫以受財言之非既使之貢又賦之也閭師任民止於國中四郊而稍甸縣都不與焉縣師徵野之貢賦而國中四郊不與焉載師任地又有在鄉遂井牧之外者故司會互見以相備於九功曰民職於九賦曰田野云耳關市山澤邦中之賦皆在九賦豈田野可該而甸稍縣都豈無民職之財用九賦出於九職九職輸爲九賦豈有賦而復貢者哉故於九職言任萬民於九賦言斂財賄於九式言均節財用太宰之職較然明矣九賦足以供九式九貢以待弔用言則以王者之致貢非以爲己私奉而邦國之貢不止待弔用而已禹之貢任土而作周之九貢則以六服爲限然亦其大法耳職方氏言凡邦國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則亦未嘗以行人之法

拘之也楚於周非侯服而包茅不入齊得以責之則祀貢不止於侯服行人之文蓋亦互見耳古者取民以什一爲中正而載師任地乃不同若此以所謂任地者非鄉遂之貢井牧之助故爲法不同都鄙食四之一而取其什二則通率亦二十而一賞田食三之一取其二十之三則通率亦二十而一所謂貢助之什一未始變特於其什一之中取之以上供耳至於漆林之征則非田稅之比先王蓋有深意先儒言近者役重而稅輕遠者役輕而稅重是未深考任地之法以三者觀之可知矣

農桑勸課說

觀下觀而化也其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井養而不窮者也其象曰君子以勞民勸相繼觀者噬嗑其象曰先王以明罰勑法繼噬嗑者賁其象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繼井者革其象曰君子以治秝明時先王之勸農桑兼有之矣王親耕后親蠶大狗者三省婦以勸蠶事蓋取諸觀取諸井乎又獻種而耕於孟春省斂於秋薦衣

而蠶於季春獻繭於夏絲事畢而麻事起其取諸革乎巡狩以闢荒爲慶賞里布屋粟無盛不帛不衰以罰其惰其取諸噬嗑乎三推三盆手而下降殺有等自農師至於王先後有序元紞至於衣其夫尊卑有倫其取諸賁乎不特此也祈而後耕薦而後蠶天人因成之理也后獻種而王耕天子薦衣而后蠶陰陽始終之義也上之愛民若此民其忍不從乎上之率民若此民其能不從乎上之防民若此民其敢不從乎周之政本末兼舉如此

委積補助荒政說

先王之於民制爲常產教之稼穡既足以生養而有餘慮天時之無常則遺人爲之委積其有不足則補助行焉其有災患則荒政行焉荒政之目不一大抵損上益下上以厚下安宅而已委積以待旣濟之思患豫防也平頒興積移民通財謙之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也緩刑解之赦過宥罪也眚禮蕃樂節之制度數議德行也除盜噬嗑之明罰勑法也遊而以休豫而以助豫之順以動也索鬼神困之利用

祭祀也一事而衆善備其委積補助荒政之法燉然梁王移粟自謂盡心而孟子以爲五十步笑百步何也蓋先王以井地爲常法以荒政爲非常之備委積補助荒政之條目皆助常法之所不及廢其常法而恃其助非益之有乎惠心也坎而習是謂重險君子觀斯象則亦常德行習教事而已果能此道彼雖重險其能陷我乎太平之書而預爲凶荒之備分職聯事詳密委曲如此天能使之貧乎堯九年之水湯七年之旱可謂重險矣然民無菜色以出乎險者蓄積多而備先具也周之委積補助荒政易之意堯湯之法也

農隙講事說

昔者聖人爲弧矢以威天下蓋取諸睽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於既濟則曰思患而預防於萃則曰除戎器戒不虞先王慮患之深如此講武之制所由立也坎之象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於象則曰常德行習教事師之象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其象則曰容民畜衆兌之象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於象則

曰朋友講習先王之寓兵於農而習武以田其兼得諸此乎兵至險也習之四時則無以不教棄民之患兵毒民也寓之廬井則無久蓄不用之憂兵勞而犯難也習之田獵有說之義焉比鄰鄉井出入相友得講習之義焉講武於始以同其慮患之憂田獵於終以同其從禽之樂公私之義其初律以禮法其久出於誠心故曰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致禽之禮其初帥以官師其久出於自盡故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一發五豝虞之仁也五豝一發騶之仁也故曰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國人畢作而老者優壯者獲禽而長者厚故曰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蒐狩矣扱者取之服者舍之而威德兼著故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振旅先長者治兵先壯者而仁義之兩得故曰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自王至於庶人禮有等差自牧伯至於諸侯時有疎數而上下之分明矣田車既好則狩于甫草遷徙囂囂則苗于敖而險易之利盡矣鳥獸孳尾則蒐於春五穀既

稙則苗於夏獮於既烝狩於畢時合圍掩羣在所不忍而對時育物之道得矣大有宜造小有伯禱前有表貉後有饁獸社祊祊烝各順其時而成民致力之義彰矣先王之講武田獵其道悉備如此豈獨仁心仁聞之所能實周公設官分職聯事合治法制備具之所致也後世棄先王之典恢心於從禽如詩人盧令之刺安意於僭禮如春秋蒐閱之書則周公之典壞矣

齊內政寄令變周說

春秋書公如齊觀社三傳之說皆不得其本意古者之於社簡其車賦合其卒伍君親誓之以習軍旅齊始變周之制作內政寄軍令則於社有變更矣齊寄軍令本欲速得志於諸侯魯隣國聞其更張託於觀社以察其軍政春秋書之記齊之變禮而魯公棄其社而觀人之社也魯周公之後國有常典修而不廢齊雖寓政其若我何不親誓其社而觀人之社是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魯軍政之壞可知然則齊之變周制奈何周之制有鄉有遂而復有都鄙於諸侯亦然今制國制鄙獨存二法又其名數與周禮不同其變可知然亦大同而

小異耳周制成於百人齊制成於二百人即周之八族爲聯也周以兵車一百二十五乘爲一軍齊以百乘爲一軍減周制五分之一五鄙四十五萬家而爲車五百乘合三軍爲車八百乘減周千乘之國亦五分之一蓋管子據齊桓公初所有人民爲三五之制如此耳鄉出軍家一人與周同鄙出軍九家一人輕於周邱乘之制蓋周辨其可任者四邱爲甸齊則總其民數九家而一兵非能輕於周而未嘗重於周也五十人爲小戎半車之制說者謂一車步卒五十人非也車無二隊可成陣法之理楚車法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則亦兵車二十五人守車二十五人也李靖問對以兩爲五十人謂楚山澤多於周制亦非也然則齊制亦有異於周者乎曰有周之爲保伍也惟恐民之不安故比長曰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於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齊之爲保伍也惟恐兵之不强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政既成令勿遷徙然則王者之政順民霸者之政强民順民者久而安之上畏民而自反强民者久而怨之下抗法而姦生孔

子所謂道德齊禮有恥且格道政齊刑免而無恥自此分矣然則齊之變周非在變法變其道也

悅齋文鈔卷四